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 
第八回 感高義暗結朱陳 動歸心遽回故鄉

溪水東流日轉西，杏花零落草淒淒。  
山翁既醉依然醉，野鳥知音復似癡。  
六代寢陵埋國綬，五侯車馬鬥家媠。  
東郊謝卻看花年，陌上無心手共攜。

話表徐夫人聞言含笑，口呼：「賢姐，這有何難？吾只笑你作娘的不曉得兒子的心路。他豈不知佳人難得，但礙著名義攸關，如何肯作此污名喪義之事。依愚妹的拙見，莫若暗暗定下，候明春令姪兒前去入贅。這兩全其美，有何不可？」李夫人笑說：「真是賢妹多才，愚姐不如。且候洪夫人病癒，奉煩賢妹議婚便了。」當下無話。

過了十餘日，洪夫人的病已經全愈，精神復舊。李夫人備辦酒席，給洪夫人除病。席間賓主無非言些感謝謙遜的話，不必細表，盡歡而散。次日，徐夫人備了一桌酒席，單請洪夫人赴筵。洪夫人不能推辭，只得隨婢女過去。徐夫人迎接，讓入內堂。獻茶已畢，徐夫人說：「今請夫人到此，係奉李家姐姐差使，有句冒昧話要與夫人商量，未知肯容納否？」洪夫人說：「既蒙夫人見教，請即示知，洗耳恭聽。」徐夫人說：「只因李家姐姐羨慕令愛端莊，賢淑可人，又聞尚未字人，擬請愚妹作一氤氳使者，與李家賢姪匹配良緣，愚妹也可得叨些喜酒。但是言多冒昧，未卜夫人尚可允否？」洪夫人笑道：「承夫人指教，敢不應允。但只大恩未報，何敢以辱女相攀。李公子乃一表堂堂，豈少賢惠匹配？而況先夫被辱，家道蕭條，又不敢以寒門高攀朱第，奉煩夫人善為辭謝。」徐夫人口呼：「夫人不必謙遜。若因李家賢姪人才鄙陋，不堪與令愛匹配良緣，愚妹也不敢勉強；若因家道中落，不便仰攀，這是夫人過謙之言。況且李家姐姐極慕令愛賢淑。夫人本是宦門大族，即使家道中落，也是一時運蹇時乖。令公郎乃是當時豪傑，日久福澤不能限量。在愚妹看，令愛與李家賢姪匹配，可稱得起雙美。況且兩家又係門當戶對，還請夫人三思。如蒙見允，李賢姪前尚望不可道破，因恐他知道，他怕人言可畏，損壞他的英名。候至來春，令他親自造府入贅，成就百年大事。但不知夫人以為何如？」洪夫人聽了這一番話，也就不推辭，說道：「寒門未免高攀了。」

徐夫人見洪夫人已允，遂令婢女請李夫人過來，便說：「令郎姻事，已蒙洪夫人不棄慨允。」李夫人聞言，笑逐顏開，說道：「此是洪夫人見愛，賢妹的鼎力，小兒的造化，我李門高攀了。」遂在鬢邊拔下一枝紫金釵，遞給洪夫人說：「暫為聘禮，俟明春再備花紅，囑小兒入贅。所有不週之處，還望親家太太包涵。」洪夫人接過金釵，彼此遜謝一回，大家方落坐。徐夫人令使女排筵，又令人去請洪小姐赴席。洪錦雲來至，酒席已經擺齊。徐夫人讓洪夫人首座，李夫人對陪，錦雲坐了上橫頭，徐夫人坐了主位。真是情投意合，歡呼暢飲。惟有李夫人在洪小姐身上加一番愛惜，向洪夫人、徐夫人說兩句話，就轉過臉來看看洪小姐，又頻頻的揀那自己合味的菜，送在洪小姐面前，口內言不要客氣，恨不得要去喂他才好。徐夫人看見，只是抿著嘴笑，弄得錦雲臉上過意不去。不移時，大菜上畢，用飯已罷，席散，洪夫人母女向徐夫人道了叨擾，按下不表。

且言胡達在李府住了半月有餘，一日向李廣說：「小弟意欲明日回鄉。待至明冬，前來與伯母祝壽。」李廣說：「相逢未久，又要思歸。再請少住數日，有何不可。」胡達說：「尚有要事，不能耽擱。明冬必來相會。」李廣再三留之不住，遂贈了川資，當日設筵餞行。

次晨胡達拜別，回山西去了。洪錦見胡達回籍，不由觸動自己思鄉之心，遂向李廣說：「小弟一家在此打攪多時，不勝感愧。弟欲帶領家母、舍妹回轉家鄉。後會有期，再酬大德。」李廣說：「咱弟兄義氣相投不必說。伯母、令妹住此，就便以此為家，有何不可！何必言去？」洪錦說：「非是小弟言去，但是弟與家母、舍妹在此多日，恐史達那廝生疑，造出閒言，那時有污清名，反為不美。」李廣聞言，醒悟說：「既是如此，請稍待三日，任賢弟榮歸何如？」洪錦已允，遂通知母親、妹子回鄉之事。李廣也告訴母親，又去賬房內支了三百兩銀，贈與洪錦作盤費。李夫人送與洪夫人、洪小姐許多物件。洪家母子堅辭至再，只得收下。李廣命人預先僱妥船隻。

到了第二日，前後設筵送別。這日雖係暢敘，竟有黯然銷魂為最。李夫人難捨錦雲，酒席間，諄囑許多言語。第三日，徐夫人給洪夫人母女餞行，也是前後設筵。席中徐夫人向洪夫人說：「前日承賢姐所允之事，不可忘卻。屆時當令他前去。」李夫人接言：「愚妹本係高攀，是為萬幸。」洪夫人說：「當謹遵命，何敢忘卻。」此進，洪錦雲聽母親與徐、李二位夫人一問一答，真是葫蘆裡摸天，不知所以，唯有暗自狐疑而已。少刻席散，徐夫人亦贈了許多物件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李廣命人僱來挑夫轎子，抬了箱籠物件。洪夫人同女向徐、李二位夫人灑淚告別，徐、李二位夫人親送上轎。李廣同徐氏兄弟送洪錦下了船，方握手相別。洪錦見他三人回去了，即令船戶開船，直望滄州而行。洪夫人在艙中將李夫人求婚，為娘已經應允，明年春間李公子來滄州招贅的話言明。洪錦聞言大喜，說：「李廣之恩，孩兒正慮何以報答。既結為姻戚，妙極了。」洪錦雲在旁這才明白，卻是又羞又喜，低首無言，手理羅衫，身依篷窗，遠觀水色。母子三人欣喜還鄉，只望順風相送，這話慢表。